

恥不違齋集

吳妣孟起題



致桃陽同人書一

國朝古

五清圖

二月十八日抵袁浦會學漕緊差並發車輛僱賃不到留滯十日
上巳方過徐州初入抵歸德聞汴省艱食而兼錢荒恐資銀
前去無異資章甫而適越凌麗生孝廉先輕騎馳往察看有此
曲折在宋耽閣十有二日到汴已三月二十三日矣麗生由歸
德赴穎壽採辦去後一局遂分兩起其英在汴部署定當卽北
渡往懷慶一帶再看情形然後開局待賑者有眼欲穿放賑者
無翼能飛既愧馳救之義又無以仰副諸君子軫念急切之意
極爲焦灼省垣自袁欽使痛哭陳書撥款稍稍而集惟是荒區
連片死者什四五外流亡四塞各路棲流日增月益截留資遣
聊不逮齋集附卷

一

談何容易故現雖得雨而秋種尙無把握天下事履之而後艱
平日讀書抗論嘗以移民移粟爲末策今則欲施一末策下手
亦憂憂其難自過彭城入豫境一路見聞無非慘慘之狀嗷嗷
之聲道殣相望烏狐爭食則爲賦殘形之操棄孩在路哀號失
母則怕見乳燕之飛至於飛絮一墮不知何處不幸作女子身
豈能兼顧種種情狀流民圖所繪已可想見及目擊之轉覺無
涕可揮豈姚江所謂不宜重爲爾悲者耶汴城物價食貴衣賤
此等不終日之計更非尋常挖肉補創可比其尤棄之如泥沙
者古書今籍乃知纍纍中殆不乏我輩人也此外櫬椅厨箱等
物往往以稱稱之視柴價爲低昂珍如端硯玉佩輒直一二百

錢可謂賤乎然聞陝州有一婦賣八十錢一客往贖則懸刀俎
閒矣然則人命爲最賤而此猶貴也凡汴之西北人相食之境
其英等此時尚未歷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豈地獄真有十八
層耶涂朗軒中丞姍姍來遲飢民望之如歲此閒吏治民風泄
泄沓沓殊有天變不足畏之態經此荐饑大疫死者無算而州
縣中乃有忍心害理侵漁賑款者籌備局向民間借款月加息
一分當道之竭蹶甚矣而爲富不仁之戶緊握雙拳甚或清歌
漏舟痛飲焚屋奇荒之來雖曰天命亦人事有以釀之然蚩蚩
果何罪也耶筱陽侍郎支持敗局獨爲其難看來高而無位尙
有曾文正起手辦團光景大局如此其英等協局惟有拏定小
恥不逮齋集附卷

二

題小做及豎做而不橫做之一法如何下手獻策者甚多崔季
芬總鎮之言曰無論如何辦法要在滴滴落在饑民肚裏一矢
破的最爲確論統俟繞道濬縣晤莘之觀察商定一切其開辦
能持久與否全恃後路借籌年來我省協山東西又協中州亦
知用馬者不當盡馬之力惟念此次奇災實爲二百年來所未
有而中州垂斃之民向來貧瘠大半混沌未鑿問其姓名年歲
輒有不了了者連年羅掘忍饑甘心一死而絕不爲亂尤可憫
惻以是引領東望復爲發棠之請也再整款須立定章程躉而
用之沿路急切零星之用儘有一二百錢實可買得一命者或
完人父子夫婦同事留歸德之日各解私囊爲之而惜乎區區

之易罄有起而相助者乎譬之用兵正兵外須別籌一枝游擊
之師也汴省食物向以麥爲大宗此時食麪者少膚秕豆餅之
價極昂秕每筋三十二文豆餅廿八餅如牛莊而色黑不知其
味何如也自人甘芻食而草料大貴每筋十六錢牲口都饑疲
不堪每一攬轡見毒鞭施之餓驟未嘗不動愛物之心然念災
黎有畜之不如者則亦有所不暇顧耳明日車輛已齊當發燈
檠無聊拉雜泐布

致桃陽同人書二

前月廿三日抵汴月之八日渡河李玉翁以從者方病且呼應
來往信件等事留駐會館十一日到濟麗生尙無信來皖北採
辨路遠任重此行頗賢勞也河北一路有土皆坼無樹不童在
歸德有句云詩人萋楚傷心淚灑作垂楊一抹青至此見柳無
綠葉又變一格十三日開局城內屏山書院查縣境共廿一里
里猶我鄉之保非一里也邵原西陽兩里境最大而災極重死者已矣區區
子遺若不急援人種將絕瞿辛翁偕程君福田曾入山察看一
次一俟戶口麤有眉目剋期散放遲一日不知要死多少人其
餘四武等縣慘狀與濟略同恨不能化身作千手佛也今日是

恥不逮齋集

附卷

四

純陽子誕日憶在揚州呂廟乞籤有此日瑤池初赴宴聲歌響
亮水晶宮之語昨繙濟源志王屋山有王母瑤池然則從濟源
下手匪徒原議則然豈暗中亦有數存耶玩初字則此地要非
止境特不知水晶宮在何處耳月之初八九日甘雨如澍秋糧
正可下子奈逃亡過半僅存者又苦無牛犁此時第一要義是
給籽督耕嘗與崔季芬總鎮極論之而惜無勝任此局之人付
之長歎惟急賑一著得寸則寸既留人種或冀苗種亦從此留
耳竊所欲乞於台端者人才最要此後棠不可發則已若尙有
大賜千萬遴招數人以來前月廿八日汴省有大風晝晦之異
飛沙平地數尺虛窗皆成暗室天平欲墜氣象怕人是日瞿辛

翁方就道露宿河隄一夜食沙而飽臂之唐僧取經是第一魔
難而辛翁略無退志崎嶇山路奮勇爭先弟樂述之想閣下亦
樂聞之也涂中丞初六日抵任有甘雨隨車之應方冀大局從
此轉機而袁星使卽於初七日喉風暴卒人事之不齊耶天意
其孰從而測耶李秋翁不來矣爲燕慶又爲豫民痛彙票等款
汴城當接到而此閒距大河無從懸復彼此如癢不可搔惟依
依而已

聊不逮齋集

附卷

五

致桃鳴同人書三

一現辦原武情形原議修武辦查賑而原陵給籽墾荒自嚴竹君孫嶼芝來此有給發鋤地錢文之舉遂改議清查原邑沙城之地斥而不廣居民於樂歲尙雜和樹葉爲食非挹注大波不足起涸鮒濟局於六月六日了手弟淦偕談任翁張步翁先十日馳赴東來一面束上一面起下乃以車輛難覓人手取齊已在月之十一日其時曲興所購之糧從曹莊折回馬渡口陸續運到隨分四路開查戶口計二萬有奇定議儘放高粱大口一斗小半之不足則湊以錢自廿一日開放至今每日自辰至酉唱籌之聲不絕隨查隨放再四五天可放清中州連得透雨

恥不逮齋集

附卷

六

大局漸轉然荒區方謀下子秋成尙無指望際此水窮山盡之時據高雲翁云無此一賑當再死萬人此皆仰賴後路接濟之力其未放前半月淹淹而不斃者則嚴孫之功不可沒也

一分辦修武情形修武北連太行山陬災分極重先是弟淦在懷郡見修令通詳稿其辭甚支遂取擇木之義改塗原武繼念左傳其民何罪之語仍以前議從事惟摘賑山中而不辦山外冀收近效而參活著嗣揚局嚴佑翁以山外自任亦分亦合弟淦已於廿二日力疾偕瞿星翁尹蓋臣馳往與弟等分起仍作束上起下之格

一續辦河濱情形查濱河北岸有犬牙相錯地計二三十莊分

屬河北之武陟河南之鄭州榮澤瘠苦萬狀嚴孫兩君在原高雲翁曾以此爲言此等三不管華離之地無人顧問殊可憫念現擬局駐原武不移帶查帶辦賑票亦用借印計算村莊不多戶口零落總期於月杪月初了此

一場局分合河北災區連片一手一足之烈顧此失彼前佑翁等來此極以爲快然濟源距獲嘉三百餘里不卽合并亦其勢然也月望佑翁偕趙嵩翁來會商所向伊本欲續辦修武以重出之故統拈陽武延津林縣不料所拈者仍首得修武遂有山內山外分辦之局將來延津曾訂合辦戲將收場腳色轉多或亦好看也其款已遵撥一萬六千彼此之見所不敢存

恥不逮齋集

附卷

七

一慈幼局留養難童爲賑務中應辦之件濟源開局張步翁主之後給資遣散留六名在局當差趙談兩君專辦此事而來惟賑局不常厥居而此項須立一有定之局以收無定之童現擬設局覃懷府城有崔季芬軍門照應便一河內殷富冀可就本地籌款以爲退步便二一切醫藥物件易謀地局寬展便三廿二日嵩翁偕弟淦同車取道修武抵郡部署談任翁將新收百餘名解去從此并心壹志兩君專辦此局矣其隨賑局暫爲留養者仍歸步翁照料其費由賑款開除甄別入懷局後乃由慈幼項下支給以此事爲日較長四竿之數須留地步也

一施藥效驗前來藥件除交同善廠外計共十二箱豫省頻年

荐饑死氣積而爲疫幾乎十人九病正在無可奈何得此布施配合既道地加以施者救人之誠心服之靈效無比卽以十丸收一丸之用計之不知活多少人用散之又散之法除查戶便帶親送外分給幾徧衛懷打包則紙爲之貴復信則腕爲之脫續來數箱當仍以前法辦理回想前帶之不餓丸迂遠無用乃知文貴切題泥古不如通今也

一當道交涉前袁星使李署撫弟等均謁見星使與弟其英有年誼又曾見之渡河時請文書以行涂中丞於前月望曾上一函并摘抄致蘇滬局條復信稿請正回信來頗豪許可以爲辦理切實而有次第殊令人慙霍軍門以同鄉親熱一切資其力恥不逮齋集附卷

八

天

爲多原武大令高雲颿亦我鄉人也與之共事一家相忘其餘交涉總以不觸不背四字行之

一銀件先後均如數收到當由弟麟策具復此時諸務紛集不及鉤稽到此信件來往亦以收到爲度不能一一記清某號某號亮之

一協款存汴尚多用去亦非易事行一步是一步辦到延津當在秋收之時然收者自收饑者仍自饑欲死當遵來教時日宜稍長之語從事惟秋助不給辦法又異諸同人深慮人困馬乏努力爲之未知能不辱命否也

致桃陽同人書四

連接公函所以爲豫謀者至纖至悉充諸君子好善之量竟欲出遺黎而衽席之大款源源挹彼注茲惻隱所發蒸爲風氣此南省之祥其應主和風甘雨翹首海雲東望飛舞惟是後路前驅一氣呼應諸君子既竭盡心力以謀之如此而弟等承其乏者或有貽誤其負疚於神明爲何如以是瞻顧前後此心欽欽然益切力弱弓強之懼計自七月來原修了手方冀河朔一隅秋收可望休養之責當道任之協局可漸作收束豈料事機萬變林縣之雹延封原武之蝗沙河之決口層見疊出念彼災黎將痛定思痛之不暇雪上著霜其何以堪弟等移局木藥救早恥不逮齋集

附卷

九

之局一變而爲行水哀鳴嗷嗷集於中野慘矣哀鳴嗷嗷集於中澤更慘不可言有此一折水局緊而冬局亦從此長矣弟等自顧菲材力小任重秋風動處歸思颯然承諸君子之委託又目擊河以北慘慘之狀無所控告思欲息肩而不得所有現辦情形及九月閒布置謹一一陳於左右

一前月廿七日移局原陟之木藥店開查北岸老龍灣決口頂衝各村隨查隨放不論大小口給銀一兩計共放銀一千三百兩有奇一面南口原村一帶方次第清查未畢其慘苦之狀一言難盡查戶至此真覺天地爲愁泥塗胼胝有所不暇顧矣一隄工搶險五車口大虹橋各下過十餘埽非崔軍門之力不

及此我局計助工費五千兩大約夠用矣有此工程饑民藉負
薪挑土全活者無算以工代賑固是妙法尙有兩險口一大樊
一桃村惜其半塗之廢擬卽續辦

一各路聞賑逃回者自七月來不絕於道其不由官遣自來自
往者尤此僑可憫弟等前在原武曾擬從河口截卹而未果今
在工次其山西陽鳳及濟源温孟一路必須取道於此現察看
酌給每日二三十千不等另刻資字號小票將來彙核

一林縣潘振翁馳往察看比其返而接有水局因函致輝縣局
侯敬翁就近兼顧嗣敬文來商遂於月之八日由瞿星翁從者
尹蓋臣帶一竿以往合前撥獲局餘賸之一竿凡三千兩儘放
聽不逮齋集

附卷

十

八

被覆之區藉了此一願彼處大令訑拒人祇下輕筆想無窒
礙

一此次決口被災以修武爲最重計九十餘村離居蕩析待賑
孔迫趙嵩翁設慈幼局於此每日捐餉一千個下鄉給發真是
活命之寶昨劉大令來招呼明日議由弟其英一人先往偕談
任翁乘船開查一俟此閒事了弟淦卽移全局就之 以上五
節一時並舉足夠八九兩月銷磨矣

一新鄉獲嘉水亦波及前函致佑翁獲局弟處撥過銀一萬四
千請其自延津折回就辦新獲俾弟等得專力修武頃聞其欲
回南局勢少有停蓄此後弟處能兼顧與否容續布

一靈閣一起獨爲其難可稱後勁近由弟麟策抄示小翁璞翁來函知新滙極苦而勢不能回顧弟等於未有水局之前亦曾議及於此昨朱九翁一起北來欲商定所向而趨之弟等卽以此獻有此一枝與靈閣局呼應大妙也

一慈幼一節總以懷慶爲歸宿以趙高甫爲主辦張步翁合而離之袁子翁離而欲合之皆周旋爲難七月來其局設修武局條曰收養遺孩所木截用慈幼字樣水退當卽移覃懷矣

一收贖事忽起大波想見諸君子精心結撰但後時爲之極費周章俟有眉目再說

一張裕翁昨日到來悉沈颺翁異軍特起伊有信來招程福翁

不逮齋集

附卷

七

因留裕翁補福翁之缺其來辦湯陰耶抑遂留天津耶福翁到彼會合當有端倪 以上五節旁枝關涉謹以附及

一撫卹水區龐丁計算在九月之杪此後留冬之局極難措手

舊創新病相迫交乘屆時當又道殣相望欲設大廠乎數百里爭趨及至不能容必示以限制是號召之來死於廠外也欲分

設各處平安得有許多人手許多經費弟等再三商酌得一極策之法其法如何現所給票放過概不收回但於票上加戳八

月武陟九月修武畢後十月再往濟源加賑一次十一月再往武陟十二月修武正月又是濟源此數月中認定最苦之三處

如環無端原武亦極苦所以舍卻原武者以賢令高雲帆尙有

四千賑米可敷衍至如上三處目擊情形不如此辦理不活月提一分作爲游擊之師隨所見零星給之其法如是可謂笨矣然以逸待勞較之疲於奔命轉有把握舊書不厭百回讀此其引證也 此節最關緊要伏乞裁奪飛示以便遵行

一人手少固不可多又有壅腫之患冬局當有一番出入所謂強莫大於裁兵也俟去留定後奉報

一購糧苦於轉運頃查得衛輝至修武一水可達而糧價錢價相懸因採崔季翁之議試買三千兩由陳春翁去我有旨蓄亦以禦冬此帶辦之一事也

一沁口由官辦者現已委潘莘翁勘估將來興辦貧民有推土
耻不逮齋集 附卷 五

經營亦可藉以餬口而土車大半賣卻現由我局打造數百輛擬給於房屋毀淹之戶以營生計此變通給農具之法採之賢君莫高者

一棉衣從懷郡買洋布新料發製計需五百文一件銀二千兩可得四千餘件僅能擇老者施之其餘周卹寒士等事當隨地留心設法不及一一具陳

致桃鳴同人書五

中秋日弟其英具復一函廿七日弟淦一函九月初三日弟翰一函均條列詳言之惟中秋初三之函均作進勢而廿七之函已思退步似乎兩歧究竟進退都無成見鑼鼓有聲腳色出場鑼鼓歇手腳色即當入場顧名思義協之一字是區區者亦已滿殼來教突然而止四字自當相喻於微特前路自開局以來頭緒繁多嗣此當隨起隨結漸作收束之勢庶幾大章班入場魚魚雅雅現擬水區辦畢再往邵西一次賑局即截止裁撤各局即消納於慈幼局中所留之人合本在慈幼者以六人爲率泯然偃旂息鼓而零零碎碎之事尚可拾得變一文法亦是落恥不逮齋集附卷

三

下文天然文章至豫事全盤或曰雨暘時若已安已治我儕小人不敢與聞在局言局而已重陽風雨不僅落帽而竟拔木積陰凡八日河水高七八尺積水已退之區又成汪洋一片新下之掃幾乎衝去使無崔軍門力主修隄之議我其魚乎曲突徙薪迂而非迂我輩不爲上客然固焦頭爛額矣近事如此附聞以發一慨

致桃陽同人書六 九月廿三日

中秋日肅陳一函由李海翁帶交其時水局雖緊尙可收拾冬局雖長猶有津涯所擬各條原冀全始全終藉手以報諸君子見委之勤嗣以局面與時宜不合漸有歸志此中人語惟與礪生茗翁極論其深尙未與外人道也十三日在木藥局接誦賜書當日復函由弟承稿有決辭而無疑義此望前可止則止情形也豈料事機萬變目下情形竟有欲進不得欲退不能之勢河朔自九月初六日起凡十有三日淫雨不止大風拔木太行積雪一白無際天氣奇冷一日之閒由葛而蓑同人在外未帶棉衣無不受凍前淹水區水未退盡至此更成汪洋一片比前恥不逮齋集附卷

十四

次之水更高五尺西自濟源東抵衛輝文報不通周流大路渡船衝沈各縣運賑米土車數十輛都陷泥中失路不得歸之人處處皆是民間房屋被塌不計其數但見白浪起處沙塵上飛則華屋數架忽焉無有大樹小車隨波而去此弟於十八日乘船從龍灣決口東下目擊如此其災民無食無衣無居處并無柴火之慘狀更不忍爲諸仁人告也數日來竊不自量隨同水夫從水國泥淖中往來饑寒困頓略一親嘗時局如此非但不忍言歸亦不敢言苦伏念豫省奇荒本糜爛難收惟三月到來譬諸失火透頂之時已過乃可補苴一二逐漸下手今有此一波乃知從前尙是籠統救荒此時方真是救命而惜乎南方之

力窮也往時曾文正公在祁門慨賊勢之熾嘗自怨自艾以爲
福薄恐不足了此以大喻小無嫌不倫前接七月中來教嘗與
礪翁私抱才不勝任德不副名之懼今則濡尾之象大顯火中
寒暑乃退深悔見幾之不早處此時而言退則又有就易避難
之罪如何如何進退維谷更念諸君子之爲豫謀者可謂竭忠
盡智矣數月來復陳函啟但述見辦情形而不欲以悉索敝賦
之語上瀆誠以諸君子之用心大河共照辱在同舟惟有感激
今而有此告急之書鴻雁南飛江海在望區區苦衷亦望其亮
而已嵩翁佑翁礪翁大約均有函奉聞弟率杼臆見故一時不
及會同耳武陟刻已開放修武查而未放所修隄工四口此次
恥不逮齋集

附卷

五

風雨有走埽之急頃方再事搶險若無此舉則四口必開尤不
堪設想矣

致桃陽同人書七

頃在修武由李玉兄抄到本月初二日公函條示周詳謀豫之勤到底不懈刻交冬令秋賑之尾卽冬賑之頭銜接原是一片惟人有去留不得不略分界限玉翁爲各局樞紐旣不能留冬無論此後有無款項必須有一人承替頃專差到歸德請薛霽塘此席非結實可靠者不可玉翁之亞庶幾霽塘也礪翁爲濟局之主而有二層不能留一則大刀濶斧不長小題此後零星興致不高一則其夫人久病家書屢屢催歸旣不能留則亦不復苦留之弟前與函云兄爲其智以全局面弟爲其愚以拾餘波此則別有所爲在二層之外者也礪翁旣定歸計局中有一

恥不逮齋集

附卷

六

番變動其隨礪翁歸者清卿步洲如馨戒三偕弟留者星五春巖桂一計自七月杪至今全力辦武陟用錢最多刻方工賑均了中秋後一日弟一人到修武開查繼得獲局邵天翁之助查三千戶有奇而後場之水與前場渾茫一氣迄今道路尙阻前月廿三日再來修武不能下鄉僅辦代贖冬衣一事其前已查者日上方開放應查未查之處約有八九十村戶口總在三萬左右卽此一隅足夠消磨而尤有不能顧此失彼者是濟源山加賑一事濟源自秋收不穫前此出生之遺黎今又入死而山陬乃喫水災之苦牽制未赴此則夙夜爲之疚心者一俟星翁來卽當謀分援凡此是冬閒正面文章其餘所謂冬賑或零碎

做得若干大約無大片段矣賑款存省者現儘數提取截至木
欒撤局約存三萬就題做題冀了此兩處惟尋繹來教分絲擘
縷留養局款蘇申揚并解有二萬二千兩而嵩甫實收僅四千
其一萬八千兩在內在外玉書未及剖析或卽畸入賑款中若
果如此則更欠債須還統俟玉翁與清卿接頭查核前發告急
信據目擊情形不能不爾若旣捐無可捐卽可已則已有大力
者或欲終救此一方不妨請益慎勿枝枝節節再從小處搜括
履后土而戴皇天諸君子籌款之苦心蓋亦可告無罪已獲局
留邵仲兩君藉資犄角嵩甫弟更倚之如左右手也

致桃陽同人書八

頃在修武接十月二十五日函礪翁先四日自汴動身竟由弟等代拆兩次水災又煩精籌良苦良苦此閒自領班去後又有一番布置腰場後戲不過小做小唱乃內場鑼鼓三而不竭勉承腳色之末不敢不盡氣爲之所有眼前辦理情形略陳如左一賑款濟局共收十三萬有奇現截清前局以木藥撤局清卿交陳春巖接辦爲界限淨連各局寄存銀三萬五千八百兩有奇若欲絲絲入扣還御溢用慈幼收贖之款賑款不敷散放現融爲一氣不分彼此視其當用者用之將來報銷條分縷析可也

恥不逮齋集

附卷

六

一李玉翁一席南鑣一日未清卽一日不能脫手前請霽塘接替而不果玉翁已允明春言旋此公留局各局之大幸此後鑣批照舊承收奉復

一修武歸入後局除前局收過八千兩外接查接放大約尙需二萬乃囂了水事連旬專辦此段與獲一氣相生此月杪總期一律告竣

一救人救徹邵西須加賑一次修事了後移局而西此礪翁臨別時節度也頃濬縣被水待援孔亟改議留邵原於春卹而先從事於濬天寒暑短努力爲之未知歲除前能了否

一濬與內黃民氣強悍其被災與修獲略同助以一賑足消伏

莽隱憂惟未接今信之前核算款項辦濬則不及黃辦黃則不及濬曾約嚴佑翁各擔一縣佑翁任事最力日上有回音必投袂而起也

一代贖冬衣費不多而衣被甚廣獲局佑翁贖七千號修邑贖六千號有奇濟源初六日開辦今晨來信已贖四千餘號一號有數件費乃僅扯三百文一號何樂而不爲月底擬分一起至新鄉開贖斯亦冬賑正面文章也

一省中官設資遣局昨有丹徒同鄉奉委到來知爲數尙多春融不了官中所定每名給銀六錢現已歸入粥廠不給遣而不資道途狼狽情殊可憫自十二月朔起擬於汴西門要路開一

恥不逮齋集

附卷

九

助遣局各處有局者給以票詣各局領錢無局者憑官票酌給此項前已錯過今做兩三月好賣買云

一收贖事有得其一家完聚喜氣足弭災祲內有數起婢妾被嫡凌虐身無完膚從火阬中拔出之尤爲得意既開手四處求贖紛紛一日紅稟遞局有數十此細膩文字方將以辦賑辦孩餘力細細爲之惜乎省局將撤懷局勢孤不能辦矣所有各段情節少暇當按名記之將來并身契呈覽內田華李翠蘋兩節極風雅令人聞而喜悅有大戶田姓買同村張姓田房都盡其一兒出四百五十錢契寫世世爲奴字樣聞此事又令人髮欲

上指刀劍齊鳴矣

一孩局自第二次被水後名數實多合寄養不在局者千名以外局中近又添設兩塾先生頭腦冬烘而談任翁以一身爲眾孩無乳之母惟明年移局極難只好辦到那裏是那裏此和尚撞鐘法也脫卻濕布衫談何容易

一此閒孩局三人不能一刻脫離賑局留四人亦在左支右絀幸月之十三日陸瑞峰衛守廉兩君從天津繞道而回後路文字乃不露窘態月初已定一起新鄉一起濬縣一起助遣居然三路分辦

一礪翁歸後便似收束局面悉索愈難卽承用愈不容易捐數既截只好就料做料慎勿以弟在外有勞無泉掘井至留事規恥不違齋集附卷

三

畫一一經礪翁分付當勉爲追隨以落下文

一登封嵩縣災分不下新澗經此次茗佑礪三公會議由瞿星翁入山辦理極爲中肯星翁馬首欲東留之亦一緣也以瀆始以岳終岳瀆有靈尙鑒諸君子好善之誠

清丈議

苟卿有言天下有治人無治法如清丈一事朱文公嘗行之於
漳泉海忠介嘗行之於興國具著成效未聞擾民今江南州縣
兵燹後冊籍散亡豪強胥吏互相欺隱皆知丈事之不容或緩
乃或行之不善效未收而弊先見大約此事之難在不能不設
委員不能不派董事不能不經里胥委員由憲委不幸非其人
爲邑侯者卽審知其敗吾事而誼屬主賓勢難申飭矯其弊以
丞尉承之又恐與紳富習熟不無情面之假此一難也鄉董例
由總局或地方議舉世俗輕農者爲不足任事所開進大抵少
年有幹才者居多從古未有無才而敢作弊者鄉董如此總董
亦不逮齋集

補卷

一

關係更大此二難也至於里胥畏罪之念不敵嗜利之心而此
事繁瑣尤易藏身此三難也三者不得其人法安從施然里胥
鄉董相爲狼狽所恃以察之者委員與總董但當慎擇此二者
而已擇之奈何客官而可信請之上司屬吏而可託斷之一已
措紳中豈無確士要貴乎以誠心布衣中亦有長才是在破乎
成格不幸而二者皆難其人則當多選諳謹鄉董而大局總之
一已操心雖分勞逸收效冀無異同抑亦計之次也人旣得法
始可得而言昔太倉陸桴亭先生謂清丈田畝用橫渠經界法
縣官不必履畝而勘吏民自不能欺其法每千步爲大方百步
爲小方各立標竿以針準其南北東西標竿四至之中田地自

有定數其間有山林川澤不毛磽角凹凸之處令本方業戶里老自行公同量算畫爲方丈每小方爲一小圖大方爲一大圖圖各以名號別之至每方中細數卽於本方中擇年老公正者爲方長而令各業戶自請善算量者各算本田步口各書四至畫圖貼戶攢出步畝總數獻於官其有不合或相欺隱者官爲直之以今考之立標竿一節委曲煩重莫若師其意不泥其迹每圩先用常法總丈一過得其田畝大數次將荒冢廢地逐一丈去然後按戶按畝飭令公正鄉董交互分丈一圩丈畢卽將畫圖細號榜示有不合准本業稟請覆勘更正當開局之始丈手圩甲議定公食外責令出結存案鄉董每人發一鈐記其督

補卷

二

丈某圩册上飭令蓋之以示後日責成夫在上旣挈總數本戶又有控告之權司其事者庶有所懼而自愛耳人情莫不自私自利若一概責之自丈則某縮一分某匿一步毫釐千里於總數未有能符者無他時不同也更有慮者步弓非請自冬官長短豈盡合度夫度不一則民巧生須較量畫一發示定式於各圩更須著釘脚下庶行弓時不致轉動纏用竹用繩皆有伸縮惟用棕則陰晴如一其當步處以鵝管橫織爲號梭黑管白更爲分明或曰是皆然矣方田勾股之術小民未能徧曉如之何曰是不難古人有癡算棕網法在他若覈冊荒蘆花戶斟酌損益之惟其人夫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昔江陵當國按行清

丈吳中諺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
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當是時經界壞矣論者謂得此釐正數
世賴之可知公論久而自定爲民上者以實心行實政初政之
謗又何疑焉惟各州縣土風互異法有宜於此不宜於彼者是
則當隨地變通一得芻言此其大略謹議

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上王方伯請禁捆墊條議

敬略者青浦地瘠民貧自沐

減賦鴻恩閭閻共有更生之慶然尙有人向隅而泣者則捆墊爲之厲階也捆墊之害相沿日久賢司牧知而欲革之者往往爲誤於考成一言所阻實則害於民不利於官所利者惟奸民及猾吏誤漕云云此輩恃爲把持之具弊深害烈民苦倒懸某等蒿目桑梓爲民請命爰列積弊實害十四條并擬救時正本十條冒瀆上陳芻蕘迂闊之言亦大東告哀之意是否有當伏候憲裁

相沿積弊八條

恥不逮齋集補卷

四

捆保

青邑保正向苦捆輪臨年墊賦多至傾家自嘉慶四年勒石禁止後保雖由該圖公舉而職止領催卽有包攬侵蝕等弊惟保是問故原舉保之人不憂波及邇來串由差截限由保繳保有虧空差誣圩業爲誤舉概勒之賠墊實則今日之保皆差所舉而嫁名於圩業者以良民而代保受罪是捆保之害名除而實未除也

墊繳

各圖以田多者爲圩業窮圖卽十畝八畝者亦充之每年漕白結帳時差先向保清算保無力墊款卽勒各圩業分賠名爲墊

繳實則於各零戶收清後仍無還時以此羨餘差保分肥而當官則差欠仍諉之民欠是官收僅八九分而民完已十二分

串勒

自有捆墊名色圩業遂分大小差保議款必聚大圩業家其狡猾者或平時結納或臨事賄囑如此次議賠錢七千文差於小圩業前必聲言百千於是照股分攤善良愈困有時差串保則枷保下鄉而差爲之勒款調停有時歇串保則留保其家而歇爲之斂錢贖取保入城繳限所飲宿虛名歇家皆無賴生監爲之種種神通莫可究詰偶有循謹之保不勝其擾則方充卽退保屢易而圖中無安

枕日矣

恥不逮齋集補卷

五

需索

漕白開截後各差每借催繳之名駕船到圖或造業戶或過保家酒食既索精潔舟盤每次又必三千邇來多吸煙供億尤倍此外尚有常年貼差費若干爲保者豈能賠此鉅款必再加虛帳攤諸圩業圩業既受差累復受保累十畝八畝之家不至消亡不止

浮價

串經差手向來價必視櫃浮冒名爲兌價去年經藩憲頒示定價雖不敢顯然明加而暗用移步換影之法將洋價任意作小繳數則收洋不收錢大率每糧一石仍浮錢三四百焉此弊起

自漕胥而差兌遂沿爲例

扣費

查貼差費大圖約四五十千小圖二三十千不等保於繳限時差例給收摺一紙某卯繳糧若干某卯繳白若干有原差戳記爲憑自蠹役硬扣差費而所繳百千摺上止收九十權在差手保無可如何至攤賠時所缺者正供而不知私囊之盈亦已久矣

支算

青邑有坐圖差拈圖拈定後數年不調恃其情熟當開徵之先往往捺住由單向圩業之懦者多方支借託言俟串出扣算一

恥不逮齋集補卷

六

經交付雖本欲自封投櫃者深恐此項落空不得不假諸其手邇日地保效尤此風更甚若差保偶有更換從新倍完勢所必然

限追

保正誤限追比宜也考前碑明云保正如有侵蝕誤公卽提保正追究不得累及原舉保之紳耆墊賠乃禁雖嚴而差玩之如故保繳數一不足卽出籤並提圩業暗號稱挈辯子保恃此遂任意花銷肆無顧忌圖中多事半由於此

右所列諸弊相沿數十年牢不可破各圖坐是傾家者不勝數總之搨墊之害不除無保則責之竟保而圩業困有

保則擾之退保而圩業又困甚至圩業不敢舉保則差自舉保及保有虧空仍硬指爲圩業所舉而圩業大困其串勒索等弊又各與捆墊相因而至壞法病民莫此爲甚欲出民水火是非嚴申前禁使各圖分自立石不可

目前實害六條

妨農

爲保者或收禁或躲避差必捉圩業料理圩業之名非一人專之故一家逃而合村俱逃當農忙之時穩鋤棄地見之慘然

廢學

捆墊之害不除則圖中日貧每見圩業子弟有因騷擾不堪而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七

學業中廢者雖有美質大半埋沒力田之夫看破巢成鳩享亦復筋弛脈懈者更屬比比

養奸

國課不完者除鰥寡孤獨外惟一二頑戶而已

頑戶如刁生劣監奸胥猾吏勢

惡土豪

自有圩業賠完之例而頑戶遂落得不完是非養奸而

何

滋訟

照股攤賠豈能盡平於是圩業中此怨彼之不公被恨此之坐視積嫌成隙積隙成訟勢所不免

逼他遷

圖累日重不幸生瘠區者其勢岌岌真不可終日居查泖濱之
仲姓楓經之姚姓向皆居青浦其遷至元和嘉善界者避圖難
也近日澱西逃圖者更層見疊出孰爲爲之而竟令蚩蚩者拋
田宅棄墳墓乎

驅入教

捆塾病民崑新婁上向無此風近漸有尤而效之者今年五月
閒聞天馬山附近婁青交界有盛某者受差毒擾不勝其憤旋
爲耶蘇邪教誘去此事鑿鑿可訪世道之變可爲寒心

石所瀝陳皆捆圩業有以致之夫行一弊政而爲害如此
辛苦愁歎之聲鬱積數十年而並無幾人登肺石鳴冤者

恥不逮齋集補卷

八

亦可見青邑民風之厚而倍可哀矜也已

謹擬救時六條

清的欠

有欠斯有賠欲甦賠圖之困必先清的欠之名此次清糧換單
本不准假立花戶後以查核之艱此風遂沿而未改今旣辦漕
兩過地保何難清造細冊誠能將花戶通盤釐正民戶稱名紳
戶稱號不准仍祖父名及立堂名某記字樣以昭畫一如此則
抗欠者按册可稽奸胥猾吏之產亦無從自隱提比所及庶可
免魚網鴻離之患

遲差兌

定例納銀自封投櫃完米親自運倉今縱急於考成不能不少有變通要當寬以一二月之限使散處四方者得集款輸將乃倉則五日卽閉櫃則十日卽收取數萬鉅款盡付差保之手出納既多侵漁愈甚且板串存內頑戶猶知畏懼嚇之可冀清完一經兌出則串落其手保無如何不得不苛勒彼圩業賠墊矣欲速不達卽差兌一端可見

革陋規

蠹役陋規名目不一節規年規外充保則有認費按卯則有限錢皆差取之保而保取之民者若輩恃硬扣一法取攜甚便且其數多少外不能知受其毒者雖恨入骨髓然欲發其覆而無

恥不逮齋集

補卷

九

從保藉口於此更多需索以無辜之圩業一賠絕戶之糧再墊頑戶之賦而又加此無名津貼其尙能聊生乎欲蘇民困首宜痛革

免圩業

圩業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夫民之有業皆終歲勤動銖積寸累以有之者也人情制生產未有不冀傳之子孫者自捆墊烈而吾躬不閱遑恤我後所稱圩業有無端傾蕩者各圖苦之號爲割韭菜言長者去而短者復及非同歸於盡不止夫富民者貧民之母當培之不當剝之况吾青圩業無中人之產者亦充之以有限脂膏供無窮賠累使不將此名號盡淨革除民何以堪

公貼圖

或曰圩業名革保緩急無倚誰復肯充此者不知青邑各圖向有圖田貼費以供保薪水之用約計所入或百餘金或百金出息既倍傭工充當自不患無人圖田係業所捐公田無圖田之費亦不能免惟向例貼費只派住居本圖者而客戶不及且按戶而不按畝似未平允捆墊之害既除貼圖一節亦當酌一章程庶免畸輕畸重之患

專責保

貼圖既定保責須專凡有糧戶觀望不前者付差保以催追之任如果頑不奉法祇准將的欠名姓開追不得復蹈從前丟串恥不逮齋集補卷

十

包舊習

差保勒圩業賠墊少不遂意即將串包置其家而去誣以謀公之罪名為拋火球

如有包攬侵

空惟保是問當充當之始保由差舉使差保各具結一紙差不准勒索保正保不准勒業戶倘敢膽玩復設墊繳諸名目者一經訪聞告發立即嚴懲如此則民命重生感激自倍踴躍奉公吾知必勝往年

謹擬正本四條

覈圩荒

三吳為水窟圩荒非數十年一覈業湖邊田者不加賦而自困即青邑而論澱濱一帶圩削最多往往有一畝而完二畝之賦者故沿湖田價視內地不及十分之二三倘欲售無主業此者

既賠墊破家則此項鉅款又勒歸圩業欲清捆墊之原此舉固不可稍緩然非得實心奉公之人以從事恐實冊者仍懸賦額而不冊者反漏正供尤不可不慎

信糧價

國課早完之義有識皆知然一縣之大不能無一二頑戶自減賦以來荷蒙大憲頒定糧價大小一律積弊一清惟錢漕頭緒紛繁胥吏最易上下其手當此清糧之始如作小洋價一節未免又授頑戶以口實爲民父母者苟嚴察於此不使刁風漸長則糧價信而頑戶化丟串包者自無串之可丟

斥蠹役

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七

差役之橫吾青爲最甚其故要由於刑錢之不分夫漕白出入既涉其手而又假以奉籤拿人之權威勢所及誰不震懾其捆圩業也今日不遂其求明日卽難逃其網甚至有持甲票而私行捉乙者以易虐之小民而災擾无妄詎不可痛若夫總漕蠹胥之弊尤爲隱而難詰除暴安良是所望於志切救民者

興鄉約

胥吏之舞弊由於官民之不親使從前賢父母勤至鄉間問民疾苦捆墊之害何至如此之烈倘謂大夫旌旄無端數出似失瞻視之尊則莫若飭各鄉鎮切實舉行鄉約延請年高德劭之儒期以朔望上下弦宣講

聖諭官長乘此分巡各處既可訪閭閻利弊而在下敬聽者亦將聞風興起樂效輸將一舉兩得王道非迂所謂養繼以教者如此

右所擬各條於痛深創鉅之時思補弊救偏之術自知煩瀆不合體裁特以情迫呼天遂爾言忘越職流民圖未能曲繪狂愚應笑書生陽春腳幸遇其人採擇定邀鈞鑒干冒尊威惶悚無地

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七

上楊郡守論義圖流弊書

石條呈一通生於同治五年九月廿三日隨同本縣舉人黃家麟送呈前藩憲王公鈞座荷蒙面諭覈辦嗣後各縣登奉憲飭着將圩業名目永遠革除勒碑嚴禁在案乃青浦西鄉正在稟請碑示上石會前縣憲詳請仿照陽武義圖章程通融酌辦查陽湖武進地方中人之家皆有宗祠一姓之糧統歸宗子家長自領總完非同包攬故事可通行青邑情形與彼處不同何以五十保等各圖亦有自願將一圖之糧由一人結領者大抵其圖分甚小充當保役者卽向所謂圩業積苦糧差到鄉需索之擾不得已向總漕胥領串包完同一墊繳冀省差費而當時總

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三

胥亦患差欠之多欲收錢穀之權歸於一己凡以自領來者截數視不自領者略寬又巧設一卯賞二卯賞名目以誘之鄉民但顧目睫遂多甘爲所愚內更有並非甘願自領而多方勒之出結者結一出而自領之名遂不能辭其有一二架點之保則正樂以包攬爲舞弊之資此邇年東北各圖辦漕之大略美其名曰義圖而以爲民俗好義急公者特粉飾吏治之官樣文章試思民果好義亦孰肯顯違自封投櫃指戶領催之憲章而甘冒包攬之嫌乎細究其故實因上憲嚴禁捆墊胥吏陽奉陰違巧設此朝三暮四之術以惑上聽爲民父母者特偶未之察耳夫捆墊必捆之而後墊日久相沿且大爲民害今易而自領是

自捆也將來流弊不知當復何如其理之可見者捆墊尙眾人分賠自領必一人獨賠前藩憲批諭有毋得自貽伊戚之語蓋已洞鑒其底裏矣伏查青邑通縣爲圖二百有餘刻下由圩業自領者約三分之一竊窺漕胥之意必欲使之統歸一律故目前已領各圖尙予以利不予以害此外不自領者則概責之舉保舉保者勒之自領之機關而卽爲捆墊之別名革一弊而弊中之弊又早潛伏甚矣蠹胥之可畏也夫胥差之勢往往互相倚伏青浦向苦差橫今則胥奪差權差無從肆毒於自領之圖而於差兌之圖勢如餓虎此又蠹胥欲陰借之以驅民入吾彀中者也生薄田數十畝坐落附郭差保以去縣甚近並無勒捆恥不逮齋集

補卷

西

等情弊伏念避難以來客居西鄉日久目擊澱湖一帶捆保墊完之苦忘其卑賤參與以上各條上呈大憲今幸捆墊已奉嚴禁而自領一節恐未免又貽將來之患爰再申前議并原稿錄呈憲公祖大人電鑒察奪莫得隨時救弊以福地方不勝冒瀆尊嚴之至

珠溪同仁堂重刻徵信錄序

徵信徵實也實事必本實心由此心推之而仁不可勝用矣春
令掩骼秋官除骴後世所謂善舉三代以爲王政惟其仁也珠
溪設有同仁堂舊矣嘉善錢侯前宰吾邑旣捐俸新其堂特諭
潘君鏡波等六人董之六人者承命惟謹今秋九月續刻徵信
錄成而侯復任適來陰陽之和不一類時雨之甘不澤一物
由是堂推之自今以始其有一人不被侯之澤者哉攷堂創始
於田君孟文廓而大之者述庵司寇無閒窮達皆能留惠澤於
一鄉迄於今潘君等起而承之禮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
民哀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其兢兢從事以有此錄猶前志
恥不逮齋集補卷

五

也人之欲善誰不如吾後之於今亦猶今之於昔實心實事請
於是錄焉徵之可矣雖然是錄錄掩薶一事耳充諸君子與侯
相與有成之心同仁之量固未滿也其他濟人利物種種善舉
安知無好義如田君出而爲地方倡乎其英實不文方將藉珠
溪一水光我不律而先爲此序以復於潘君

青浦盛氏族譜序

孔宅北去城九里大盈浦環焉其左支港曰順和涇盛氏世居之盛與熊有姻連羣從子弟歲時往來率敦樸無城市錢刀狙獠之習家世力耕其秀者讀書有聞於時余嘗歎羨以爲風俗由觀感而轉移近聖人之居如盛氏其觀感興起當何如者也會盛君少棠新輯族譜乞序譜爲一家之書而體例謹嚴實具史法姚惜抱氏之論譜欲其簡要而卷冊少庶子孫百世流轉海內易攜以行今少棠所輯斷以遷青者爲始祖逮已身計七世絕不遠引牽合要得此意而吾熊氏自江右遷青以來及余可考者十世世近則譜之非難顧乃怠廢數年輒因循不及以聊不逮齋集補卷

夫

爲少棠之草創是譜其於體例雖似有所未暇整齊以視余之怠廢可謂知所先務余卽欲以所聞於古人者爲之整齊一二而愧不能先有以自立則亦其勢有所不可也已譜不論論其家法之美夫孰有大於力耕讀書二者也乎少棠勉之少棠其與族姓共勉之誠守是二者不變人以華我以樸人以巧我以拙綿綿延延傳之百世所謂觀感興起於聖人之風者將於是乎在余不敏他日歸來其殆將往而從之也哉

楊家圩唐氏重修譜序

代

吾鄉楊家圩之有唐氏世食舊德其子姓實繁以衍蓋聚族於此歷數百年矣庚申之亂蘇常淪陷高門貴冑忽焉零落求欲爲向之人籍其籍宗祊世守往往難之而唐氏子若孫顧得於流離顛沛之中濟艱出險事平料檢丁口散而復聚此固祖宗之靈陰有以相之而收族敬宗於是愈不容緩焉唐生某唐氏之賢者也同治某年秋稟其宗老某翁之命偕族中諸君取舊譜重修之以予有一日之長屬爲之監譜成復來問序按譜唐氏自宋桂林府君始遷錫山由是而興仁坊而玉祁而楊家圩世次秩然家規肅穆其纂修體例又皆不遺不濫整齊有法子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七

校

將何以益生哉顧予老矣平生嘗竊抱人心風俗之憂吳中奢侈積習靡靡飢寒之根植自豐年大亂之作安知不由於此吾聞唐氏之先開基勤儉山樞蟋蟀著於風詩此匪獨爲子孫者家法當守而亦吾三吳人人所宜深省而效法者也旣欲以是爲唐生勉更凜覆車之轍書之垂世鑒焉

泚村詩鈔後序

子春陶丈自訂所爲詩起道光乙未訖同治丙寅先成八卷余讀之竊歎其用力之勤詩之爲道原本性情人之生性情各具故一人有一人之詩

國朝詩人多矣某宗唐某宗宋品詩者云然要其所以自具者豈在格律之間論乎余兄蘇林農部生平最喜爲詩余少從兄受學則不欲余爲詩人及長遂不作詩作亦不能工也庚申之難意不自堅奔逃中間一呻吟昌黎之論曰歡愉之詞難工愁苦之言易好以余之境衡余之詩窮則窮矣然不工如故今觀於丈自少至壯雍容家食有父子昆弟之歡有朋友之樂詩盟恥不逮齋集補卷

太

酒社雖遭亂不廢集中所具似皆所謂歡愉之詞而顧能富且工若此則甚矣才之相去遠也余客覘湖久習於文今秋文過余商去取且索序甚勤若不知其英之不能詩者是重滋余愧也抑聞之魏伯子多作不如多改善改不如善刪以丈之虛心鏗而不舍異日詩律當進而益細於唐宋諸家以訖國朝其取法所在自有能品定之者余非其人也欲塞其請爲作後序歸之序之者蓋先有吳清卿太史云

行餘草序

梅之潔蘭之芳蓮之皜然污泥菊之逸其性情也發而爲花其文也性情而爲梅也蘭也蓮也菊也不待其花梅吾知其爲梅蘭吾知其爲蘭蓮與菊也亦然今夫竹葉而不花其文視四者爲遜然而虛中直外真性情具焉未聞衡品者右梅蘭蓮菊而左竹也若以其花也桃李豔矣於梅蘭蓮菊乎何有且翦綵者能爲桃李不難爲梅爲蘭爲蓮爲菊清與濁真與僞舍性與情其奚辯焉其英嘗持是以論文以爲文猶花也花不必其開開不必其豔所以爲梅爲蘭爲蓮爲菊而異乎翦綵者之爲之者其本要自有在惜乎能言之不能副其爲剪綵也多矣金澤陳

恥不逮齋集補卷

十九

心齋先生諱諤績學工詩不幸早世其遺詩一卷名行餘草意取餘力學文詩不多所謂餘也嗟乎古今詩人多矣工部昌黎非最著者乎昌黎之言曰餘事作詩人詩爲餘事詩之上固有事也工部海涵地負其於此事專矣乃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則亦餘之也云爾今先生工詩而不欲以詩人自居可謂知本充斯志也縱無此數十首者存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其文豈遽沒也哉今歲夏五先生令子績生將刻先生詩問世過予索序爰申先生名集意序而歸之若其詩品之爲梅爲蘭爲蓮爲菊讀者當自得之非其英所敢論定云

王伯瀛先生四十述懷詩序

月之三日先生四十初度述詩八章徵同人和之詩者發於性情其聲嗷殺啞緩恆視所感而異今先生所述今昔之感時一流露而哀不至傷楚不至激性情所溢中聲出焉豈不以太夫人春暉方永羣從唱和竊有以自樂感於中者融洩故發於聲者和平耶今夫人世之窮通得喪如浮雲過眼其不足芥達士之胸久矣鄂西林年四十賦詩曰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後卒致位將相境遇之不足憑也如是韓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莫矣程子曰此是常理何歎爲韓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韓曰如何能勿去程子曰不能則去可也由

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三

七

是觀之志士惜日達人任運其理實有兩不相悖者夫難必者境遇易去者光陰之二者一有所觸不期然而然往往發之爲詩然而詩之本則不在焉惟是骨肉之際俯仰百年當其聚也樂則真樂及其散也哀則真哀哀樂交感詩歌於是乎作若歌不成聲則哀之至矣先生抱痛於父兄而聚順於母弟此八章所以得哀樂之平與其英犬馬齒三十二矣今日適當生辰念修名之不立痛罔極之莫酬我歌且謠可乎而中有耿耿者在非歌謠所能寫欲自述一語不可得其能和先生詩也耶其英嘗從先生學制藝性懶廢不克卒業今去學古文詞而懶且廢如故男兒三十無所成腰支一半埋荒草工部之歎能廣先生

轉不能自廣先生其何以教之

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三

七

陸星農觀察六十壽序

代

往讀姚惜抱氏翰林論以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責兼拾遺補闕其諫諍當先於眾人夫姚氏可謂能自立其言者矣卒以改官不獲有所建白惓惓之心傳之獨有此論而已修撰翰林之最貴者也道光庚戌太倉陸君星農第一人及第既授官爲修撰知君者謂君當不徒以文章報國而未幾君忽出守以去君之不得在翰林如姚氏之論誠可爲君惜若徒以文章而已文章孰與政事觀君歷官之本末惜君殆非知君之深者矣君之出也當之官廣西慶遠會黔匪北竄湖南之龍山而永定繼有兵事湖南大吏遂奏留君總糧臺事君在臺數年軍食未嘗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三

乏絕旣而一署長寶鹽法道再署糧儲道皆能舉其職又嘗總釐局十二年商民服君之清慎無異辭君政事卓卓見於湘中者如是綜練之久識愈深氣愈沈而君於是行年且六十矣昔梁文定公爲

高廟時名相其始實以大魁出爲惠潮嘉道天將老其才而大用之耶君與文定不難後先濟美由是述職入覲承渥龍光蓼蕭黃耇之褒桑扈受祜之命詩人頌禱蓋將畢集於君尋常祝嘏之詞固無足爲君道者矣維秋九月爲君初度而君德配徐氏夫人亦於是歲閱壽周甲君令子繼德等將舉合度之觴先期來徵文某忝附媼末藉私祝以申公義旣欲券君以有文定

之遇而君次子繼輝方任翰林編修君之前光發揚方大故敬
以姚氏之說先焉

恥不逮齋集補卷

三

以



以誠力之通去錄
之國而遂入于新學之...

陳節母六十壽序

余辱與項君樛香交獲拜其母時母方以節孝應

旌典而樛香於是營新屋適成余名其奉母之堂曰愛日堂嘗許爲之記矣至是樛香告余曰母氏明年六十矣不肖將謀所以爲壽而吾母意不欲觴之行也旣不獲命則願託文字以壽吾母蓋吾母生平安小星之命循蘋蘩之敬勵柏舟之操殫凱風之劬計四十年中其境遇之摧剝有他人所不能堪者而吾母茶然至今猶竊幸神明不衰焉則其得於天者爲獨厚念此日之可愛吾子不可以無言也嗚呼樛香之言如此樛香其知所以壽母矣余聞之節母之造於項也年二十一事府君母夫恥不逮齋集補卷

五

人以下皆有禮府君之卒也會歲大水饑饉無所得食而先是二十有八日府君母夫人亦卒當是時節母之悲痛艱難何如也節母生二子長名鴻聲卽樛香餼於庠矣將循例爲校官而其季鴻翔繼爲博士弟子員孫行頭角嶄立項之族自今將大而節母當日則固不意有此此樛香所以念母氏之勞苦汲汲焉思欲稱其壽者如此也余旣辱與樛香交久誼不容以世俗祝嘏之辭進則惟以春暉之長久爲節母頌禱而更爲樛香昆季誦小宛之詩詩不云乎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詩也愛日之義蓋備矣

同里某廟重修演臺緣起

代

古樂亡而梨園盛爲之農隙張弛繫焉況忠孝自在人心歌泣在彼觀感在此誠得其意而善用之昭勸誡神鼓舞今之樂何遽不古若也習俗流失浸昧本意近儒憂之於是有庶幾堂新譜之刻閒者新政清明各大吏整齊風俗旣恤恤乎懼民之佚志而未嘗不思同民之樂一切委巷非禮之戲禁之益嚴獨南北正部爲民間敬神設者不禁夫聲音之道微矣樂失則流惟禮有以節之當此民大和會一臨以神道之尊則眾志不嚴自肅是故梨部而不廢行之要於神廟爲允宜同川某廟向奉某尊神福我一方靈赫昭應鎮之人思所以報答神庥而庭前演

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三

款

臺傾側欲壞堂下樂作規模不具謀之輿誦僉曰是宜募資重修某等香火於我神有年樂於是役觀厥成焉而尤望正聲洋溢松陵從此感人心之和於無旣遂爲述其緣起如此

南庫章氏祭田記代

同治五年秋八月學使者鮑視學松郡同里諸生列吾母節孝事實上白使者嘉歎特給清節芳型字俾光綽楔且許以狀彙咨巡撫題請

旌表不肖方以母氏卅年貞苦及生得與闡揚以舞以蹈母忽潸然一似重有愛者不肖懼跪請罪則呼曰起汝何罪汝賴本生蔭得成立今後大宗大宗無生產汝自食力稼穡汝何罪不肖起欲去則又呼曰來未亡人欲有言可乎是時族父兄在坐皆應曰可母遂泣言曰學琴汝不見世族設有祭田者乎資是生息虔修祀事祀以永永無廢汝父嘗慕之力未逮早卒成恥不逮齋集補卷

三

厥志者將在後之人余婦人也瘠田若干畝半生十指之勞於是乎在今老矣願奉區區爲章氏香火藉不敢曰成夫志將以此爲汝輩先語未竟父若兄皆應曰諾不肖退自念材力短拙愧無以光大前休母氏以含辛茹蘖之餘創始義舉其立心至深且遠不可不垂示子孫爰召石人謀所以不朽慈訓者然母氏終以田畝尠少規模未張爲憾族中表熊其英贊之曰昔魯寡陶嬰以紡績養子君子稱揚以爲女紀今孺人積紡績所贏承先啟後回思數十年破屋秋風一燈作苦其操心視陶嬰何如是舉也志則苦誼則高孺人雖德讓吾子勉之重此石者在

此不在彼不肖遂走告合族將以某日樹碑先考墓左謹按母

氏張同邑生員梅泉公諱鏡女年二十七歸吾父瑞川府君甫
三載府君見背惻惻形影九死一生論母節操金石爭勁今既
寵邀旌典異日清芬自揚彤管故其他懿行不具書謹次設立
祭田本末如右嗚呼母德永及蒸嘗庶幾世世恪守勿墜若夫
推而擴之卽祭田以維宗法是有望於賢子孫之大力者其
田畝坐落例備碑陰

恥不逮齋集

補卷

毛

世

擬歸太僕野鶴軒壁記

按是記在太僕集爲不經意作然一種秀逸之氣洋溢楮墨後人已不能到且聞同試中有擬之者茲僅草野鶴軒後記備一格云

野鶴軒創自慈谿楊子器名父震川常偕嘉定潘士英等六人會文於此其書記軒壁卽敘會文事是謂嘉靖戊戌之春時名父已去官記稱名父好文愛士不同俗吏嗟乎吏之難爲久矣非有長材馴致政通人和方勞形案牘之不暇雖有佳山水必不能與民偕樂於其閒而後世清淨爲治者又輒借口春風沂水概置禮樂兵農不講居簡行簡後卒流於黃老而終無以希恥不逮齋集補卷

庚

單父鳴琴之治此其所以難也若名父者政事之暇築軒以自娛樂而又命名野鶴其風趣可想震川嘗爲魏用晦記吳山圖云令誠賢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令誠不賢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是軒也其不辱矣夫抑某有感者當日軒以名父重今更數百年軒以太僕故愈重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其所以名所以靈者當別有在然則宰是邑與生是地者登斯堂可不交勉以思所自立哉某家青浦去太僕鄉不遠聞其風亦不敢自外也軒在馬鞍山之麓山以奇秀鮮潤故又號玉峯其泉石之勝原記詳之茲不贅

王君安卿家傳

君諱與汶字閻叔號安卿世居吳江城西嘉慶辛酉科舉人揀選知縣諱錫瑞季子兄弟三人仲早世伯諱與沂從祀府城昭忠祠事實載在府志君稟性純厚言訥訥不出口事親最得歡心年三十二丁父憂侍太君氏趙寢食不稍離幾二十年趙太君壽登八十君年近五旬猶孺慕不衰事兄極愛敬少從授讀畏若嚴師及伯爲家督摒擋一切君佐課兒輩學徒昕夕無闕事無鉅細一票於伯未嘗自專家人化之內外雖肅歷數十年人無閒言若區區尋常不析爨不私財烏足爲君道哉咸豐辛亥伯因年老授家事於君子樹敏別置書塾於舊居之西距里

恥不逮齋集補卷

三

許君每日必往承起居寒暑不輟次年壬子七月伯忽遭重證溼溫兼痢舉家失措君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月餘焚香默禱爲兒請命伯病尋瘳至歲庚申粵匪竄蘇垣擾吳江君助伯拒賊力盡伯自投水賊目衣紅衣者鎗刺水中君突出撲水以身蔽受重創血染衣賊感動舍去君獨守屍側三晝夜賊騎充斥若不之見卽見亦不之侮眾稍集始克殯葬而君因是成疾以痼病革時適君甥吳仁傑自京回籍葬親謁君於旅次君泣謂曰我未隨兄同時殉難死已晚矣今旦夕畢命囑吾子藁葬先塋旁慎勿以衣冠棺木斂蓋因伯兄殉難時殯斂草草故也嗚呼君之至性如此會

穆宗改元恩詔

命直省採訪孝子悌弟順孫義夫大吏卽採君行誼入悌弟傳聞於

朝奉

旨旌表從祀本邑忠義孝悌祠噫君篤內行豈以邀名而遠邇欽慕其真自不容沒矣君生嘉慶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寅時卒於咸豐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巳時年五十有七震澤縣學附生娶周氏桐鄉望族子四人皆有聲庠序云

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三

王淑人賈淑人合傳

吳江黃子眉農部以甲戌歲丁通奉公憂自京邸奔喪歸歸二十有五曰喪其繼室賈氏農部於是時以禮抑情不知有夫婦之愛也久而念其賢徵爲傳農部先娶於王王淑人同邑誥封奉政大夫光祿寺署正王君壽嵩女也母費氏費善病淑人侍湯藥惟謹年二十歸農部咸豐庚申夏粵匪陷蘇常八月大沽用兵江南音問不至時農部偕淑人在都農部思親泣淑人亦泣旣通家書會農部季弟方娶婦淑人捐匭篋之在南者悉以與娣淑人從農部在都凡十一年卒年三十有六賈淑人名蕙文字蘭友山東黃縣人祖允升兵部左侍郎父文端公

恥不逮齋集補卷

三

予告大學士

贈太保母氏范

次氏及潘空許淑父文端公

封一品夫人

生母氏王

封恭人賈淑人歸農部爲繼室年二十有五農部之言曰賈淑

人生富貴家而至性獨過人庚申海澱之警文端公方奉

命督內城團練詭言夷已撲城淑人聞之憂甚咯血數口旣歸

余能安於貧顧時時念其父余賢其孝也閒趣之歸省問安否

而淑人謂余有舅姑不事我則女而不婦不孝之聞赴也淑人

方病比歸伏地哭極哀病遂亟卒年二十有九王淑人猶有子

而賈淑人出一女前殤其可哀也農部之述兩淑人內行如此

昔汪氏中撰袁玉符墓志謂孝行衰則其言易私以玉符之孝

而乃信玉符之必不自誣其妻此汪氏之慎也余於農部門內
之行固信之久矣農部居官勤於其職歲戊辰
記名軍機章京階四品曰淑人蓋以加級受封云

恥不逮齋集補卷

三



臣軍機章京階四品曰淑人蓋以加級受封云
汪氏之慎不自誣其妻也王刃之刺也余領讀信明符

許蘊伯哀辭

吾邑自蘭泉司寇以古學倡士始彬彬向學終嘉道世垂六十年斯道不絕如綫子兄蘇林晚出慨然與莊俠君師輩有志復古博一咻百君獨自奮鄉曲中禮俠君師致之家與余兄遇趙某坐論嘉定錢氏學兄大激賞之時子將從俠君師游至是意遂決行之日兄呼予言曰弟勉之親師取友在此行矣君學私淑竹汀詹事尤好說文少羸弱得咯血疾愛君者憂不能壽君而君學益力予居君家君襍被就焉一夜漏四下其究三統術至推五星日紀布其策數不合君默坐苦思疾陡作血涔涔下污其衣幾滿予驚悸無人色呼內不出掖之牀飲以墨汁寸許恥不逮齋集補卷

三

世

少閒猶喃喃作辨詰語其績學如此子時亦感輒脚病歸明歲復至君家而君竟不可藥已卒年二十有六無子以弟子某後子旣感君知己之深而著述未竟與俗同其泯沒又使勤學之士因君摧折沮氣遂至吾邑經學之傳斬焉中絕無人焉繼蘭泉司寇而起者而予兄與俠君師益孤立無助予兄亦於君卒之歲捐館舍古學之不復蓋由人之云亡矣君名章含字蘊伯爲之哀辭曰

嗟微言之將墜兮忽風蕩而波淪繫吾黨之好修兮冀泯莽之歸醕隻手不能止宣房之決兮庶幾篤生夫偉人孰主張而雜糅兮乃溫蠖之紛紛誤鳳皇爲鷓鴣兮又安能禁善淫之謠詠

懿斯人之信姱兮懷瑾瑜而抱璞羞廉貪而立懦兮獨醒清於
醉濁心匪石而難轉兮暴秋陽而江漢濯惟子生而得氣之清
兮尤潛心乎六藝綴瓊琚以爲璫兮采芙蓉以爲製資章甫而
適越兮予固知混牛矢與蘭蕙也魯蹈海而申抱石兮夫誰是
能免乎今之世也伊人生而有羣兮昔儻儻以步趨旣臭味之
無差池兮別臣朔與侏儒莫逆於心而不予棄兮厲吾以柳下
之廉隅宜初終之永保兮譬西鷓東鶉之與俱何二豎之聚謀
兮忽奄忽而棄塵埃華未實而飄零兮勒甫發而輶摧倩巫咸
而陳詞兮招君魂於山之隈感笛冷於山陽兮獨竟夕以申哀

恥不逮齋集補卷

飛將軍傳

飛將軍名鶻字劉疾先世居崑崙之邱司帝百服佐軒轅氏成垂裳之治自少皞時失官子孫四散遷徙無常居或爲田鼠氏或爲段莫氏其居南海者爲黃魚氏性皆躡捷善變化將軍於飛族爲庶孽譜系亡失莫能詳其所自出相傳感朱鳥七宿入懷而生生之前三日太史有以歸藏筮之者其繇曰大橫庚庚利獲其雄古叶行有武勿耀莫之與爭及其生雄也烏喙而短頸

斑點周其身目閃閃疾如鷹眼狀貌異羣人固已怪之矣比長多勇力好鬪配痺氏柔順有婦德其類化之輒著關雎之美後世教衰詩人爲之賦鶻奔焉當將軍之未貴也痺氏夢折一翼

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三五

醒而心惡之屢以好鬪必亡諫將軍勿出游將軍顧飛揚益自喜嘗大言曰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今乃公何如者言已起而翔舞顧盼之間翼如也先是有鳴秋者起草澤以善鬪聞賈似道當國引爲弄臣積功封黑頭將軍飛將軍心慕之居常自負謂將相無種大丈夫當如此矣賀公子者丸夸國貴介也性不好讀書閒居無事既與黑頭將軍鳴秋游而善之遂開秋冬講武之局以自娛久之鳴秋自以老不耐寒謝病歸公子不自得會有以飛鶻名通於公子者公子大喜即日遣客羅致鶻當是時凡飛族中與鶻習狎者爲鶻雀躍或願從鶻以來獨痺氏啾啾作離羣之泣公子既得鶻奇鶻狀貌賜以湯沐朝夕與

借鵠一刻離左右公子輒不樂一日召門下所養羽林郎數十
試與鵠鬪鵠輒勝居無何游手國閒大夫自遠來請與公子對
局角技公子攜鵠往權假鵠將軍銜初鵠身肥重至是被貴人
拂拭氣日以斂瘦靜如木雞是日公子具金花并犒賞銀若干
兩大夫亦如之至則觀者如堵牆旄頭客隨大夫來者翩翩分
兩翼自後望之如衣短後衣也將戰客怒目視公子公子呼鵠
曰可矣遂合陣右翼軍直前撲鵠鵠佯伏不動再撲再不應公
子失色鵠忽奮而起縱橫盪決風雨離合客披靡左翼繼之亦
敗鵠乃跳一足踈踈盤辟而舞大夫怒召龍盒故將軍與接戰
又敗之一日閒三戰三捷公子笑撫鵠曰真將軍也於是觀者
恥不逮齋集補卷

三六

爭起爲公子賀回視大夫則已喪氣遁去公子旣勝敵驕甚即
日以便宜特授鵠冬官將軍加封無敵侯由是遠近藉藉無不
知有飛將軍者痺夫人自將軍應聘出山孤鳴旦旦意若有所
不遂將軍戰功日赫終以前夢恐將軍之徂於屢勝也乃爲
書賀雁足并寄將軍微時所御百結衣示當歸之意其書曰載
奉好音知新拜冬官都統冬興局鵠諸軍妾聞之冬於四德
爲貞非貞無以起元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道好生人心崇
讓秋令肅殺乘時節宣君子猶或非之當此蟄藏之令而乃曰
逞殺機乎發天地之房違閉關之戒顧名思義此其不可亦明
矣夫鬪非欲以求勝乎勝不可常殷鑒不遠近在鳴氏而將軍

猶執向者善弈之說也曰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是說也高則高矣自明者觀之要不若不弈而無勝無敗之爲尤高且試問今之能善處敗局者何人也萬一不能而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價興不待其敗敗徵先見將軍於此將安託乎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竊聞冬興局犒軍惟以金錢是則將軍所與游徒豪舉耳非眞將軍知已能收將軍於夾袋中也將軍顧甘爲之用有武勿耀之謂何違下不祥妄更爲將軍危之將軍得書徘徊數日卒不能自克然以未出山時與夫人頡頏相得不能無感動乃取夫人所寄衣衣之於是復從公子以出連日轉戰力稍稍憊會遇勁敵出不意左腋被傷公子方懊喪又見其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三

所衣敝衣毛毳毳脫公子以爲大辱曰將軍休矣今而後毋乃不堪把玩耶公子旣疏將軍客遂譖將軍謂是役也將軍實不力戰故敗盍烹之以策其羣將軍聞之慨然曰吾固當烹吾從公子大小百餘戰今一不當而向之市吾以分潤公子金錢者乃欲從而媒孽吾短吾誤矣吾悔不用夫人言至今日吾固當烹遂發憤引頸自絞而死死之日所部羽林無不流涕夫人聞將軍死亦自殺子駕托於田鼠氏後遂以氏爲姓雖將種雅不好鬪至今江浙之交有善鬪聞者皆冒飛姓實皆將軍別種云野史氏曰意氣之於人甚矣哉語有之不爲雄飛甯爲雌伏偉哉將軍奮迹田閒致身大將而卒坐好鬪以死嗚呼將軍已矣

彼賀公子者果何爲者也痺夫人一書得之迂先生以其足爲
心鬪者風故備著於篇

恥不逮齋集

補卷

三



上海圖書館藏
此書原大書卷
不爲公子者果何爲者也痺夫人一書得之迂先生以其足爲

